

# 江淮运河记

斯 雄

合肥有不少三国遗迹，比如曹魏新城、逍遥津。很多年前我第一次到合肥，就都专程去过。

最近听说有条曹魏河，而且与古江淮运河有关。我有些诧异，倒也饶有兴趣。

记得2016年底的时候，被称为安徽版“南水北调”的引江济淮工程正式开工建设。这条崭新的南北向水上大通道，又被称作江淮运河，它将打通长江、淮河水系，结束安徽江淮之间水运必须绕道京杭大运河的历史。

曹魏河与江淮运河，到底有何隐秘的关联？

安徽自称江淮大地，长江、淮河穿省而过。长江安徽段号称“800里皖江”，淮河安徽段430公里，约占淮河全长的一半。省城合肥居中，处江淮之间。

地理位置不东不西的安徽，多在江淮之间做文章，可能也是别无选择。

江淮分水岭，处安徽中部，又称江淮丘陵，是长江流域与淮河流域的分界线。面积约2万平方公里，海拔在100-300米之间。岭头在岳西县，主要岭区横跨安庆、六安、合肥、淮南，岭尾差不多涵盖滁州全境。合肥所属肥东、肥西、巢湖等市县所在位置尤为典型，降雨从这里往长江或淮水分流，南麓往长江，北麓往淮河。

查看安徽省地形图，在合肥西北的将军岭一带，流入巢湖（再汇入长江）的南淝河与流入淮河的东淝河，分列江淮分水岭两侧。两河支流很接近，距离仅10余公里。

这就很容易让人想到：如果在此开凿一条河，把两条肥水连接起来，安徽境内的淮河水系即可由“二”字形变成“工”字形，南北贯通了。

据说，曹魏河正是如此。而且自古及今，一直有人执着地动此心思。

春秋时期，吴、楚的边界，在江淮分水岭一带，有吴首楚尾之称。因其特殊的区域位置和战略价值，历来为兵家所重。春秋吴、楚争霸，三国魏、吴相争，均在此有过交手。

曹操在江淮分水岭开凿人工河道，南北间连接肥水和施水，无论从军事还是经济角度，既有需要，也有可能。

当地土人世代相传，曹操河开挖之后，“日挖一丈，夜长八尺”，周而复始，河道难成，只得半途而废，望岭兴叹。

当代诸多专家综合历史资料，结合遥感图像处理解译和野外考察，基本确定在合肥市蜀山区小庙镇将军岭、曹魏河



冬季来于湖的候鸟 吴保国摄

遗址周边，包括曹魏河、鸡鸣坝、大陂、小陂，自西向东排成一线，确实存在一条古人工河道遗迹，正好把东淝河和南淝河的源头连接起来，总长5公里。当地人习称曹魏河，又称“十里早河”。

“运河”是一个特定概念。除航运外，运河还可用于灌溉、分洪、排涝、给水等，但必须具备两个条件，二者缺一不可：人工开凿疏通的河道；全河道能够完全通航。

曹魏河确实有人工开挖疏通的痕迹。但在江淮分水岭一带的淮河水系是否曾经做到了全程完全通航，抑或只是在将军岭一带翻坝过船，目前尚无直接证据可以确定。

可以确定的是，至少在公元7世纪初，隋炀帝下令开通济渠、邗沟运河南漕以后，曹魏河业已淤塞不通了。

曹魏河历千年而风貌犹存，依稀可见的轮廓，隐含着言难尽的无奈，仿佛欲说还休。

沟通江淮，几乎成了江淮儿女心中难以抹去的梗：从来不需要想起，永远也不会忘记。

可喜的是，新中国成立后，淮河成为第一条被大规模系统治理的河流，在安徽境内打通江淮的构想，再次浮出水面。几经波折，前赴后继，历经半个多世纪的论证和研究，终于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江淮运河。

引江济淮工程从枞阳引江枢纽和凤阳引江枢纽引水，输水线路总长723公里，自南向北分为引江济巢、江淮沟通、江水北送三大段，以城乡供水和发展航运为主，结合灌溉补水和改善巢湖及淮河水生态环境，涉及安徽、河南两省15个市55个县（市、区），将长三角城市群与中原城市群连为一体，润泽皖豫、辐射中原，造福淮河、惠及长江。它是继京杭大运河后打造的中国第二条

南北水运大通道。

不过，江淮运河没有走曹魏河这条线路，而是选择东淝河与同为发源于江淮分水岭的派河相连，与巢湖贯通。当江水自巢湖顺着派河一路向北流去，到达合肥市蜀山区及肥西境内的江淮分水岭，引江济淮途经的这一地段，仍然是必须穿越的雷区——传说中当年开挖曹魏河遇到的情形，实际是一道世界性技术难题。

所谓“日挖一丈，夜长八尺”，其实是江淮分水岭区域广泛分布的膨胀土造成的。膨胀土是一种富含亲水性矿物质的土质，遇水膨胀，失水收缩。下雨时，吸水膨胀，松软如泥；天晴后，迅速收缩，硬如岩石。开挖河道遇此土，易致垮塌。

为攻克膨胀土处理难题又不影响引江济淮水质，在江淮运河工地上，云集了中国最顶尖的水利工程专家和技术人员。通过试验段长达两年多时间的实验，最终通过把膨胀土换成水泥改性土，攻克了这一千年难题。

在踏访热火朝天的江淮运河工地的时，真正吸引我的，不是那些体现综合国力的技术和装备上的领先和卓越，而是带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新标签——“生态优先”。

话说，地跨桐城和枞阳的菜子湖，是引江济淮的必经之路，又是内陆湖泊中黑腹滨鹬重要迁徙和越冬地，周边的湿地吸引众多候鸟在此栖息。特别是珍稀鸟类白头鹤，每年有1万多只由西伯利亚南下迁徙，其中约2000只在菜子湖过冬。

为让引江济淮的水能够自流，必须抬高菜子湖的水位1米多，淹没滩涂丰茂的水草。而草籽、草根皆为水鸟的食物，食物源减少和生存空间缩小，破坏了候鸟栖息环境。

世界动物保护协会和湿地国际候鸟迁徙专家，很快把目光投向了这里。

反复论证之后，决策层拍板：专门增加约3.5亿元工程投资，对原设计方案进行大幅调整：将航道西移约1公里，远离团结大圩鸟类集中分布区；在每年11月至第二年3月，降低水位，保护候鸟越冬栖息地基本不减少；修复团结大圩附近湿地，改善和扩大湖区湿地环境；冬季候鸟期，临时停航，设立投食站，给候鸟准备充足的饵料。

引江济淮所有工程环节的先导条件是保护生态和减缓环境不利影响，谨慎论证并不断调整和优化调水规模、引江口门、输水线路、枢纽布置等重大方案……早在工程论证阶段，鱼类、鸟类、生态等专家就已按问题导向提前介入，最大限度地减少水利工程对流域生态的影响。

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，成为当今的一个社会问题，值得深思，令人警醒。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，面临的诸多新问题，一定有许多是古人想象不到或者毋需考虑的。一项浩大的工程，讲究生态优先，充分照顾到鱼、鸟以及生态环境等等，有时候甚至不得不惜代价、不计成本。这是社会发展带来的问题，也展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。

有梦想，才有方向、有远方、有未来。好梦成真之日，便是福祉惠及之时。千年梦圆在今朝。引江济淮工程全线竣工之时，生机勃勃的江淮运河将使安徽腹地实现“通江达海”，真正融入“一带一路”合作倡议，便捷对接“长三角”、中部崛起，为人们描绘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享的经济版图和生态美景——“一河清泉水，一道风景线，一条经济带”。

运河，从来都像是一条流动的生产线，带给人类的，始终是发展与进步、文明与富足。

古往今来，只有那些顺应自然、福泽众生的事，才会世代传扬，并最终为历史所铭记。

## 中流自在行

吴子桐

至“曲终人不见，江上数峰青”。

二

庚子腊月，我走进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娜娜书房的大门，在古色古香的展厅看到一个专题书法展，是雷江向其乡先贤印光大师致敬的展览，精选了多年抄录印光大师的嘉言。数年后，我和雷江的作品就这样不期而遇。

印光大师和雷江都是陕西郃阳人。关中地区有着深厚的张载关学传统。庚子年恰逢张载千年诞辰。在纪念张载千年诞辰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，90多岁高龄的张老先生饱含激情地吟诵横渠四句：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”这一幕令人动容。印光大师成长在关中，由关学入佛，专弘净土。同邑后学雷江敬慕印光大师，发起成立仰光学社，举办印光大师嘉言抄翰墨展，并将展览主题定为“诚敬”。

我想起同样出入儒佛的叶嘉莹迎陵先生。她评价迎陵先生虽然看起来“柔弱秀美”，却性格坚强，形容她是“穿裙子的士”，儒家对士的标准“威武不能屈，贫贱不能移，富贵不能淫”，迎陵都做到了。赵朴老作词酬和迎陵，赞誉她：“是悲心参透词心，并世清芬无几”。白先勇亦评价迎陵有“佛家的心胸”，“唯有具备佛家的心胸才能如此悲悯”，也感受到她“非常入世，想要经世济民，兼济天下的宏愿”，更有儒家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的精神。

迎陵先生出入儒佛的双重心态，体现在她提出的“弱德之美”这一概念。我曾著文，论迎陵先生“弱德之美”。首先，“弱德之美”，是一种敬畏、节制、内敛、隐忍的美感，是“感情上那

种承受”，是在“承受的压抑之中自己的坚持”。再者，“弱德之美”是人格风骨的美感，是在承受压力时坚持理想、坚韧不拔、外圆内方、一以贯之的美，是代表儒家至大气象的美。这两个层次的“弱德之美”，也可以概括为“敬”和“诚”。雷江翰墨展的主题“诚敬”，在某种意义上与迎陵先生的“弱德之美”相契合。

三

印光大师和雷江的家乡陕西郃阳，在中国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。明代曾在郃阳发现了纪念东汉时期郃阳令曹全的隶书名碑《曹全碑》。近年来，钱念孙先生感慨“告老还乡”传统在当下的缺失，高呼呼吁建立乡贤文化。雷江的翰墨展，将其故乡郃阳的书学传统和乡贤印光大师的思想史轨迹浑然一体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一点一滴地践行乡贤文化。

雷江以“无我为大”“自在即舟”之义，取字“大舟”。我想起论述迎陵先生“弱德之美”的第三层含义。词人追求理想境界而受挫，转为曲笔叙说“难言之处”，这背后的驱动源，是他们内心生发的理想情怀和美好情感，是“独立之精神、自由之思想”的境界。雷江的“无我为大”“自在即舟”，不正是这个层次的“弱德之美”吗？

“无我为大”“自在即舟”的“大舟”，在朱文公的诗句中是这样的意象：“昨夜江边春水生，蒙冲巨舰一毛轻。向来枉费推移力，此日中流自在行。”我相信，在秉持“诚敬”信念的同道心中，都撑着一帆大舟，无论是在三千弱水，还是在激湍春江。“诚敬”不变，“弱德之美”不变，这帆大舟总有“中流自在行”的一天。

## 贡品融入百姓家

衣向东

贡品是专供皇亲国戚消费的东西，自然都属于稀奇珍贵的优等物种。不管什么物品，一旦跟贡品牵连，立即身价百倍。

茂名在岭南边远的丘陵山区，却因为荔枝和沉香两种贡品很受皇亲国戚喜爱，扬名天下。且这两种贡品，都与杨贵妃有牵连。

先说荔枝。关于荔枝的赞美文字，最让我们熟知的是唐朝诗人杜牧的《过华清宫》：长安回望绣成堆，山顶千门次第开。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

有人说，诗中的荔枝来自四川合江，也有人说产自茂名高州，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千里迢迢送到长安皇室的荔枝，是给绝世人杨贵妃享用的。

还有北宋诗人苏轼的《食荔枝》，写的就是岭南荔枝：罗浮山下四时春，卢橘杨梅次第新。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。

就因为荔枝，苏轼大诗人甘愿永远作岭南人，可见岭南荔枝的魅力。岭南荔枝品种繁多，民间有一句流行语，说中国荔枝看广东，广东荔枝看茂名，茂名荔枝看高州，根子镇荔枝数第一。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，根子镇的荔枝不仅种植面积大，而且比其它地方的荔枝早熟一个月，每年都是最先占领荔枝市场。

我去根子镇的时候，已是深秋，早过了采摘荔枝的季节。尽管没有看到满山挂红的壮观景象，但公路两边的山山岭岭，几乎都被荔枝覆盖了，翠绿的荔枝园随着连绵起伏的山脉，蜿蜒而去，与天际相连，令人惊叹。

根子镇最著名的荔枝园，无疑是贡园，据说园内的荔枝就是给唐玄宗和杨贵妃进贡的。贡园有80亩荔枝，大都是百年和千年古树，每棵古树前都立着一块巨石，雕刻着树的年龄、品种和昵称，扫一扫旁边的二维码，就可以读到这根荔枝树的传奇故事。

在靠近贡园门口处，有一棵被称为“别有洞天”的白糖罽荔枝树，树龄有1300年了，不到1米高的粗大树干，树心已空，只剩下1寸厚的树皮，像个垃圾桶似的。这棵树生长在一个斜坡上，有大半的根部悬空透光，只有一小部分根部埋在土中。令人称奇的，是荔枝树竟然在1寸多厚的树皮里，又生长出强壮的枝干和繁茂的树冠。面对这棵荔枝树，你似乎看到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，倔强地立于天地间，见证着一个时代的变迁。

导游介绍说，这棵荔枝树的果实，当年就是专供杨贵妃的。真伪，已无从考证。我好奇地问：“现在这棵树还能结果吗？白糖罽的荔枝好吃吗？”导游说，不但能结果实，而且果实累累，都是极品，每斤价上百元。

“能买到吗？”我又问。“能，网上就有卖的，可以提前预订。”我心里一喜，立即用手机扫了二维码，决定明年提前预订一些，品尝一下专供杨贵妃的白糖罽，究竟什么味道。

贡园深处，一棵棵古老而又苍劲的荔枝树，排成队，站成行，迎接着游客的检阅。

走出贡园，对面有一个八角亭，名曰“红荔阁”，登上阁楼可远眺，丘陵层叠，云雾茫茫，一个个村庄散落在山间，仿佛童话里的世界。荔枝，已经成为根子镇百姓生活的重要部分了。

再说沉香。茂名电白的沉香也是贡品，而且比根子镇的荔枝更负盛名。电白的沉香文化历史悠久，可追溯到大唐以前。据《隋唐嘉话》记载，唐太宗曾向高州首领冯盎，家住之处距离沉香出产地电白有多远，冯盎说自己就是电白人。这个冯盎，是洗夫人第三个孙子。传说，当年洗夫人带兵打仗，军中将士都随身带一个香囊，既能避毒又能疗战伤，功效奇特。由于唐太宗喜爱沉香，电白沉香作为贡品的惯例一直沿袭下来，之后历朝历代都以电白贡香为傲。

当然，沉香之所以成为古人佩戴的物件，仍是跟杨贵妃有关。“诗仙”李白专为杨贵妃写过一首诗：名花倾国两相欢，常得君王带笑看。解释春风无限恨，沉香亭北倚栏杆。

沉香能散发出一种奇异的幽香，可以缓解疲劳，醒脑安神。据说杨贵妃最珍爱的贴身用品就是沉香，她在长安宫内经常栖息的亭子叫“沉香亭”，全是用沉香木搭建；她洗浴的池子叫“沉香池”，洗浴的木桶是用沉香制作的……日久天长，她浑身上下散发着沉香的气息，深得李隆基喜爱，于是皇上下都迷恋沉香。

沉香不仅是名贵的香料，还是名贵的药材，具有行气止痛、温中止呕、纳气平喘的功效。

电白有世代薪火传承的香农，熟悉香香的培育、结香、加工、收藏等技艺。明清时代，香农们就在电白水东的忠良街，打造了著名的贡香香市，通过海上丝绸之路，电白沉香流通到广州、香港、上海等国内各大城市以及日本、东南亚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。

改革开放后，电白的沉香生意风起云涌，开始大面积人工种植沉香，到2000年底已种植11万亩，电白沉香产业蜚声中外，2012年被林业部中国经济林协会授予“中国沉香之乡”称号，观珠镇成为中国沉香第一特色产业，从事沉香产业的人数超过3万，沉香销售年产值超过20亿元。电白的沉香效应，带动了广东、福建、云南、广西、海南等地的沉香发展。目前全国沉香种植超过50万亩，大部分沉香种苗是由电白提供的。

荔枝和沉香，两种贡品都曾为杨贵妃喜爱。在帝王时代，这两种贡品对普通百姓来说，是极端奢侈品，只能是一个梦想，但如今在茂名的乡村振兴中，荔枝和沉香成为百姓走上幸福生活的敲门砖。我在根子镇的桥头村，就见过村民们打造的“荔乡民宿”和“沉香小院”，街道院落处处都有荔枝和沉香的元素，两种贡品已经融入百姓生活中。

祝愿茂名沉香的幽香更持久悠长！

祝愿茂名甜美的荔枝给百姓带来更甜美的生活！



## 遭遇马蜂

穆紫荆（德国）

第一次认识马蜂的厉害，是很多年前在外面和先生一起吃蛋糕时，他拿起杯子来喝，突然大叫一声，仰头白眼朝天，他含糊着嘴被马蜂蜇了舌头。我们手忙脚乱地回家了。

后来我进入小村的面包房工作，面包房里甜品多，马蜂自然也多。它们在糖浆上快乐而又疯狂地爬来爬去。一般到了下午，平整的甜品糖浆会被马蜂们吃成一个麻脸。多的时候，甚至全部被吃掉了。不要说我们售货员看了心惊胆战，连来买甜品的顾客看了也目瞪口呆。

我第一次与马蜂相亲是从脚底板上开始。那天因为热，把脚从拖鞋里脱出来放到砖地上晾，当我将脚再伸入拖鞋时，一阵刺痛，有只马蜂爬到了拖鞋上。那种剧烈和持续的痛，让我眼泪都出来了，还无法走路了。我边哈气边从冰箱里拿出黄瓜切了一片敷在患处。

第二次马蜂看中了我的手指尖。我伸手去拿面包时被蜇。两次领教过马蜂的厉害后，我在面包房里变得小心翼翼。想不到第三次还是被蜇了。这次它是躲在了抹布上。我一拿抹布，痛！让我从此拎起抹布的一个角后都要将其甩一下。

如此小心着，马蜂还是非亲我不可。第四次痛的程度在我已经陌生了。想不到的是被蜇处开始迅速肿胀并奇痒，这种痒很快蔓延全身，让我浑身像着了火似地抓狂。耳朵也开始听不见声音了，我才明白自己中毒了，当救护车来临时，我的脸已经明显肿了起来。在医院我被注射了一针激素，又吊了一瓶药水。我全身都是疹子，不得不在医院住了两天后才被放出。

出院后再上班，我看见马蜂就怕得心抽抽。可是班还得上的，便只能想，这应该是今年最后一次被蜇了，毕竟被蜇是小概率的事。可半个月后，正当我忙得不可开交时，一只笨得要死的马蜂飞到一半飞不动了，一跌正好跌到我的眼镜里。马蜂在我的眼角部位转圈，我本能地脱掉眼镜后闭着眼睛不知所措。当时就一个念头，不能让它扎我的眼球，必须把它赶走。

马蜂走的时候，狠狠地在我的眼皮上蜇了一下。我立马跑到水龙头下去冲洗，眼皮还是肿起来了。这次我果断地自己开车前往医院。根据上次经验，我知道自己到毒发全身之前有近10分钟时间，好在小眼很小，10分钟开车抵达医院肯定来得及。接下来的流程和上次一样，开通静脉、吊水、打了一针激素。那天因为处理及时，全身还没有发出疹子就被压下去了。

在面包店工作啥都好，就是马蜂出来了我特别怕。怕到我在冬天时就开始担心到了夏天该怎么办？有没有啥办法因为马蜂不去上班了？然而，还末等到我因马蜂而提出停工，新冠肺炎疫情来了。我们工作时都戴上了口罩和橡胶手套。

马蜂还是一如既往地多，多到每天在家中都能够看见几个。按照德国人的说法，马蜂是不可以被打死的，因为它们属于受保护的动物。于是如果谁遭遇了马蜂，毫无还手之理。